

HAITIAN QIYUAN
WANG HUO HE TA DE 'DA HOUFANG'

廉正祥 著

海天奇缘

王火和他的『大后方』

王火是第四届 **矛盾文学奖** 得主。他的《战争和人》三部曲是一部融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家族小说于一体的史诗性作品。

传奇人生引人入胜 坎坷崎岖难以想象
神仙伴侣相携一生 后人惊叹知音难觅



四川人民出版社

海天奇缘

王火和他的『大后方』

HAITIAN QIYUAN

WANG HUO HE TA DE "DA HOUFANG"

廉正祥◎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天奇缘：王火和他的“大后方” / 廉正祥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7

ISBN 978-7-220-09176-6

I. ①海… II. ①廉…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1942 号

HAITIAN QIYUAN WANGHUO HE TA DE DAHOUFANG

海天奇缘：王火和他的“大后方”

廉正祥 著

责任编辑	陈小梅
装帧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 俊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 //www. scpph. com
E-mail	sichuanrmcbs@sina. 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7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7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1. 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9176-6
定 价	29. 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 序言 | 情爱千古事

◇杨闻宇

3年之前吧，我为何要鼓励廉正祥去完成王火老人的传记呢？起因不仅仅是王老在文坛上成就斐然，属于文学史上不可轻忽的一位作家，更重要的，是他与凌起凤的爱情姻缘动人心魄，自始至终充满着难以想象的传奇色彩，在悠远的人间爱河里掀起了壮美瑰丽的一簇浪花。

长达70年的婚爱生涯，空间辽阔又起伏跌宕：初始于江津、南京；周折艰难于台湾、香港、上海；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进入北京，复又南下于山东沂蒙；最终谢幕于天府成都。一连串的迁徙流转，与20世纪的政治风云及重大变故密切地纠缠为一体，尤其自繁华首都突然堕入沂蒙山区的22度寒暑里，夫妻二人坚贞不渝、相濡以沫，经受住了“十年动乱”中不可思议的诸般磨难，终于在文学上建树起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这在有史以来的尘世上实为罕见。我一直疑惑，似这等超越常规的风尘际遇，或许是造物主为了进一步考察验证人生意志的着意安排。

普天下遍地是夫妻，其间至为难得、最可珍贵的，只能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内在情愫。滔滔爱河里一直反复地宣示着“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生不同时死同穴”的海誓山盟，作为信誓旦旦的青春许诺，出自于热恋时的花前柳下，悄然寂灭于走出洞房后的油盐琐务，听着好听，实际上统统是转瞬即逝的电光石火。像王、凌夫妻这样情深似海、义重如山者，天底下能找出几对呢？



无独有偶，张学良、赵一荻在20世纪里的终身厮守，时空也超乎寻常，举世瞩目，然而，这是被蒋介石一手冷冻在“囚笼”里的“英雄美女”式的爱情，不同于王、凌爱侣，因为后者是被无形巨掌将这对夫妻突然置身于汹涌澎湃的激流里的一叶小舟，险象环生，惊心动魄。也正是这样，“坚贞”二字的光芒在危难之舟上更为灼目。这里将海峡两岸翼分文武的姻缘情爱这样比较，是难免于陈旧蹩脚之嫌，可仔细忖度，这双峰并立的两岸奇缘确是具备极其鲜明的时代烙印，属于东方现实主义熔炉所铸就的真、善、美的雕像。别开别的因素，如果仅从爱情视野上眺望，也无妨说王、凌与张、赵这两组雕像一南一北，分别矗立在长江、黄河的怀抱里。中国土地上倘是没有这等用大灾大难雕铸成的“爱”字，可真是地老天荒了。

凌起凤2011年7月2日告别了这个世界，幸而王火老人依然健在。他曾经说过：“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已不相信有这样的爱情了，但我们的确是这样走过来的。”驾鹤西去的凌起凤并不遥远。菊花力尽无风堕，炉火灰深到晓温——年及九旬的王火回抚既往，重温爱巢，老人是心潮起伏而不能自抑，便执笔将廉正祥的这部书稿含着热泪读改了一遍，致使此书不失为传记丛林中难得的一部信史。

王火、凌起凤之爱，初始之际似一丛新出水的染霞带露的并蒂莲；暮年晚景时，分明化作了月地巨岩上紧相依傍的两棵青松。70年的寒暑里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雨雪冰雹、风云雷电，这部书里是周至而详尽地展示出来了。

王老比我年长19岁，身为晚辈，我这里自问自答，鲁莽为序，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期望读者能够谅解。

2013年1月12日 青岛

原载2013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



目 录

序言 情爱千古事	杨闻宇
引 子	001
 第一章 蜀江水碧蜀山青	004
第一节 九死一生的西行	004
第二节 初识凌起凤	010
第三节 纯真的友情	015
第四节 一首词的故事	021
 第二章 “无冕之王”和“好学力行”	027
第一节 “好学力行”，向往革命	029
第二节 报道审判日本战犯	035
第三节 揭露汉奸众生相	041
第四节 采访杜月笙寿宴	045
第五节 五次见到蒋介石	048
第六节 采访于右任、吴国桢和胡适	056
第七节 去南通买人头	063



第三章 莫愁湖，花神庙	068
第一节 孔雀东南飞	069
第二节 品茗莫愁湖	073
第三节 定情花神庙	079
第四章 海峡明月共潮生	088
第一节 “大浪漫”	090
第二节 绵绵相思无尽期	096
第三节 海峡波涛兼天涌	101
第四节 起凤归来	105
第五章 北京！北京！	118
第一节 奉调首都	119
第二节 主编助理	123
第三节 打得响的稿子	127
第四节 值得怀念的日子	134
第五节 创作与生活	142
第六章 “欣然仆仆入沂蒙”	151
第一节 “拆庙搬神”	152
第二节 初到“华东小延安”临沂的日子	157
第三节 爱上教育事业	161
第四节 在“忠”字旗下折腾	167
第五节 自己解放自己	179
第七章 外国八路	188
第一节 牺牲在大青山的汉斯·希伯	188
第二节 结识秋迪女士	192

第八章 失而复得的喜悦	197
第一节 别沂蒙	198
第二节 来到天府之国	208
第三节 意外的不幸降临起凤	215
第四节 不幸接踵而来，艰辛的重写	219
第五节 《战争和人》的谋篇布局	227
第六节 为时代留下史诗性作品	231
第七节 作家中的全国劳模	246
第九章 走出国门	248
第一节 出访缅甸	248
第二节 出访欧洲	255
第三节 探亲英国，游览法国	265
第十章 神仙伴侣	283
第一节 南京寻梦	285
第二节 安葬岳父，访问台湾	289
第三节 永远的怀念	309
后 记	322
附录 一、王火小传	326
二、王火创作年表	328
三、王火主要作品（单行本）目录	336

|| 引 子 ||

纯真爱情是人世间最美好最让人向往的感情，天地之间，拥有真挚纯洁爱情者是幸福的。王火和凌起凤正是这样的幸运者。

王火之父王开疆是 20 世纪 30 年代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1940 年因抗日牺牲；凌起凤之父



王洪溥（王火）的父亲王开疆



王洪溥（王火）的母亲李荪



凌昭（号铁庵）是辛亥革命元老。1942年，战乱之中的王洪溥（王火的本名）及凌起凤从沪宁流亡四川江津，两人结识交往，建立了少男少女之间的纯真友情，感情逐渐发展，最终坠入爱河。1949年，凌起凤与王洪溥订婚后，随父亲赴香港，后去台湾，海天相隔，两位恋人天各一方，苦苦相思。1952年，凌起凤接受王洪溥的召唤，巧妙穿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封锁，经由香港，回到大陆，为的是信守承诺，实践婚约，解救尚不知命运如何的未婚夫王洪溥；幸运的是当时的领导开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生死相依的海天传奇，

曾被作家王火写成《长相依》一文，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文学双月刊上，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列入《百年人生丛书》出版，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1961年7月，当时正值饥荒年代，王火所在单位《中国工人》杂志社被撤销，王火从北京被下放到山东临沂支援农业第一线；本不在下放之列的凌起凤，却志愿陪伴王火到临沂，遂一起下放山东。10年“文化大革命”，王火先后被抄家100多次，被批斗、毒打、活埋，折磨得这位极其自尊高傲的高级知识分子万念俱灰，发誓不再搞文学创作，亲手烧掉1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即后来重写，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战争和人》的前身）。如果没有凌起凤的生死相依，用爱情温暖他的心，也许中国又会多一个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在“文革”中双双自杀那样的悲剧；如果没有凌起凤精心照料王火的饮食起居，陪伴他默默耕耘，也许读者就读不到王火后来的感人作品了。这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伴侣，他们的爱情世所罕见，充满传奇性。王火的独



少年时代的李荪



青年时代的王洪溥（王火）

特经历和文学成就更是个谜，让人好奇，耐人寻味。

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通过战乱的残酷，红尘的烦扰，情爱的艰难，人际的折磨，看看这对有情人走过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有过什么样的人生经历，让我们解开王火之谜吧！



第一章 蜀江水碧蜀山青

第一节 九死一生的西行

1942年夏天，18岁的高中生王洪溥怀揣母亲李荪筹措的路费，带着上海东吴大学附中开具的转学证，跟原上海中学校工、当时在甘肃工作的夏家连结伴，从被日寇占领的“孤岛”上海，长途跋涉到当时的大后方四川去求学。洪溥西行求学，备尝艰辛，好几次遇险，万里迢迢，穿行苏、皖、豫、陕、川五省，一路上，大部分时间步行，有时候乘船、骑马，有时候坐火车、搭便车、乘坐烧酒精或木炭的破旧老式汽车。他们早行夜宿，有时一天走100多里，从沦陷区南京经过马鞍山、芜湖，前往合肥，在芜湖坐轮渡摆渡长江到对岸的裕溪口时，一个牵马的日军恶狠狠地盯着洪溥，故意把洪溥往船边上挤，差点就把洪溥挤下轮渡，洪溥机灵地躲开了，不然就会落水而亡。在通过河南、陕西时，在黄泛区险些因缺水而渴死；闯潼关险些被日军炮弹炸死。一路艰辛惊险异常，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这里有他后来写的两篇短文，一篇是《“人间地狱”纪行》，写的是过河南黄泛区的实况；一篇是《炮弹飞啸闯潼关》，写的是过陕西潼关的情

景。从中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他行程中的艰辛和危险。我们不妨读一读。

“人间地狱”纪行

抗战进行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大片国土沦陷。1942年夏天，我逃离日寇魔爪下的上海，到了安徽合肥，偷越日军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走到安徽河南交界的界首。

界首属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驻在洛阳的蒋鼎文，但实权掌握在副司令长官、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手里。汤恩伯在这里向豫、鲁、苏、皖四省边区人民拉丁、征粮、派款，视人命如草芥。河南人民有“水”“旱”“蝗”“汤”四害并重的说法，更有“不愿日本鬼子来烧杀，也不愿汤恩伯驻扎”的民谣，民心愤激，可想而知。

我在界首住了一夜，次日离界首向西北行，从界首到周家口，进入河南。那年河南大旱，又闹蝗灾，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大片地方成了无人区，惨不忍睹。

日寇打到了河南，烧杀奸淫，离战区近的地方，田地早已荒芜，百姓都向河南西南流亡逃难。旱情前所未有的，农民已经无法生存，挑着些破烂物件或挑着小孩，衣衫褴褛地离开家乡，盲目流浪，一户户聚着、蹲着、端着黑碗，一路乞讨。看到灾民这种饥饿漂流的可怜景象，叫人心酸。酷暑天，公路上灼热的尘土飞扬，公路两边种的高粱、玉米和栗子因为缺水都稀稀疏疏，萎瘪短小卷着叶片。

日行夜宿，第三天到达周家口附近。忽然听见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怪声，张眼看时，我惊呆了，只见公路上及田地里迎面黑压压涌过来无边无际潮水似的大群蝗蝻。这种飞蝗的幼虫，青黄色，有淡黑的花纹，翅膀还未长成，会爬会跳，倾轧拥挤着，约有三四寸厚，流水般的向东北面爬行。约摸20分钟，那群黑压压波浪似的蝗蝻，一起过了公路爬到两侧地里去了。只听到“沙沙”的声音，蝗蝻都在嚼食庄稼，地里种的那点本来萎



瘦矮小的玉米、高粱和栗子转眼间七歪八倒，绿叶都被啃光，蝗蝻虽小，吃不饱似地蜂拥着又边吃边向前蔓延过去了。迎着蝗蝻刚才来的方向朝前走，只见路两侧庄稼像收割过似的一片精光。

我从周家口步行整整一天，当晚到达漯河。在大灾之年，这里灯火辉煌，一片升平。

酒楼上猜拳敬酒，胡琴声嘹亮，女招待、歌女，红绿满眼，梳妆打扮，旅馆里牌九、麻将聚赌，比界首更繁华。我买了30多个馍挂在身上，很像《西游记》里沙和尚挂的那种骷髅念珠。第二天一早，天不亮，我就出发向西北行。

太阳出来了，热得要命，见田野间毫无绿色，一片严重的旱灾情景，土地龟裂，裂纹有二指宽，水沟、土井都干涸着。路边，陆续看到死尸，有一只红了眼的瘦黑狗伸着舌头在啃食一具腐烂了的尸体，绿头苍蝇嗡嗡乱飞……

天太热，整个空间闷热得像刚烧过一场火。我带了一瓶水，汗出多了顶着烈日口老是渴，午后时分，水就喝光了，口干舌燥，四肢酸懒，土地龟裂，水源干涸，我嘴里冒烟，几乎要昏厥。我渴得没法，瞥见路边不远处有些农舍，像个小村子。就拿了水壶想去讨点水喝，跑进村子，只见人去村空。一盘大石磨横倒在地，乱石垒的墙崩坍龟裂，门楼斑驳脱落，户户的门窗都用土坯封死，一片死寂！一棵老榆树被剥光了皮，树下隆起十几个新坟，有的已被野狗扒开，露出人发、破衣襟和白色骨骼，那是饿死者的坟墓！

没找到水，这么死撑活撑走到了茨沟，没有渴死。茨沟是个小地方，但还有小旅店，也有卖水和卖吃的的地方。一个小摊卖的是榆树皮面做的蒸馍，韭菜根、花生壳、柿皮、蕉皮、枣核、红薯秧……另一个小摊卖的是肉冻凉粉一样的东西，我上去看看，同行的人用手按我一把。离开摊子后，他说：“可吃不得！如今，听人说，这一带，人肉也吃了！”

我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睛：“吃人肉？”

“是啊！”他叹口气说：“发生不少了啊！连杀亲生女儿吃的都有

了啊！”

看到眼前这幅人间地狱的惨景，我汗毛也竖起来了！

茨沟有许多难民，正在村口卖儿鬻女，将那些男孩、女孩头上插着稻草放在筐里或跪在路边，高叫：“行行好吧，积个德，买个男孩吧！”也有叫“12个馍换个大姑娘”的！更有个人高叫：“10个馍！俺这个只要10个馍！没法活命，只好卖亲骨肉啦！”

那夜，在一家肮脏的小客栈过夜。客栈门口有几个面黄肌瘦的人，手捧装有花生壳的饭碗，一面不断咀嚼，一面艰难地伸颈咽下。一双双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魂似的眼睛，发出惨淡的绿光，好像生命之光即将熄灭。客栈的墙是纸糊的高粱秆糊子，隔壁住的是两个贩卖粮食奸商模样的胖子。夜里，招了两个长辫子姑娘陪睡，什么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月光极好，从纸糊的窗格扇上洒落进房里来，斑斑驳驳，正如我烦乱伤痛的心。我一夜没睡好，太像生活在十八层地狱中了！我当时想：是鬼子和天灾造成了百姓的灾难，但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有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给百姓干的事也太少了吧？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怎么能够想象？灾民真是在水深火热的地狱中啊！……

这样的国家和政府既不能有效地抗拒外敌，又不能保护百姓是不行的！当时，我深深愤慨地感觉到！

……

炮弹飞啸闯潼关

灵宝大桥被日机炸断了，火车到此为止，须步行30里路到常家湾。我打听了情况，由常家湾向西，经过潼关，要到华阴才能再上火车西行。而由此过潼关，是目下陇海铁路上最艰难危险的地段，常有人被鬼子的飞机大炮击毙。

灵宝火车站屋顶洞穿，墙壁上全是弹洞，都是日寇飞机炸坍扫射的。车站上有便衣人员在进行检查盘问，也有军装邋邋遢遢的士兵检查物件，



我也被他们翻箱搜包兼带搜身。

出站后，见有牵马出租作坐骑的，可以沿陇海路一侧的大车道向西去。我决定雇马骑，也可让马捎带我的行李物件。租马的人要价很高，还了价，讲定由灵宝到常家湾，再去潼关到华阴。这段路总长约有200华里，我急于赶路，讲定：当天就赶到潼关附近的阌底镇住宿，第二天晚上抵达华阴。

马夫20多岁，爱反复哼唱几句“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曲调不准，咬字倒清楚。我们由河南向陕西跑，看到远处的山影，高高的塬头，深深的沟壑，淤积的河滩，潺潺的黄河水……沿路买点干粮就在马上吃了，有时买点路边小摊子上切成一片片的西瓜解渴，草帽挡着烈日，我赤着膊，古铜色的皮肤一路来已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傍晚，抵达阌底镇。我同马夫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

阌底镇隔黄河对面就是日军阵地，日寇从对面风陵渡一带常朝这里和潼关一带打炮。阌底镇挨的炮弹不少，到处是断垣残壁，一片凄惨的模样。我们住的小客店，房子没有屋顶，只有四周的残墙可以挡风遮灰。客店老板供给高粱席子，席子铺在地上给旅客作床，收了住房钱，说：“近几天，日寇没有打炮，但为了怕引起对岸日寇注意，不准点灯点蜡。”幸好天上有灿灿的星光可以照亮。天热，我与马夫弄了点凉水洗了脸，擦了身子，都感到累了。我胯下两边和屁股上骑马时都摩擦得十分疼痛，就躺下了，想好好睡一夜明天可以继续上路。马夫将那两匹马就拴在住房旁的一根断梁柱上，喂了草料和水，同我并排睡在一起，很快打起鼾来。我虽疲倦，听着虫豸在瓦砾中鸣叫，却一时睡不着，睁眼看着天上的星斗，不禁心里想：抗战坚持到5年了，靠着黄河天险，日寇只能在对岸肆虐，但我们的贫弱使我们总是处于挨打的境地。什么时候，中国能够富强，不再被侵略呢？又想起母亲和妹妹来。一路上，我只在洛阳给她们写过一封信，我认为写了信她们也是不一定收得到的，而且许多地方都没有邮局。我一路上又遇到这么多困难险阻，写了信反而增加她们的担忧，倒不如不写还好些。如今，终于快走上顺利的坦途了！到了华阴，上了火车，然后

到宝鸡再转公路汽车入川，应该是非常顺利了！我算了一算，估计再有十几天总该到达四川重庆见到哥哥宏济并到江津见到堂兄洪江了吧？我多么想见到他们啊！……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入睡的。

可是，不多久，忽然被“轰！”“轰！”震天般的炮弹爆炸声震醒了！天崩地裂般的炮弹爆炸声似乎就在我身边回响。地面震动。有炮弹飞啸着落在远处，远处哗啦啦地墙坍屋塌，有人呼喊，两匹马也踢蹄长啸，我马上爬起身来，高叫马夫：“快走，这儿不能住！……”马夫也早惊起，解下马来，扶我骑上马，他也骑上了马，同我驱马逃跑。对岸日军仍在发炮，炮声有如闷雷，打过来落地的炮弹有火光闪耀，使大地在我们脚下猛烈震动。

我的心剧烈跳动，附近爆炸的炮弹像是开花弹似地崩发，一种死亡的威胁压迫着我，我浑身汗下如雨，马匹也受到了惊骇，甩开蹄子飞奔。跑了一程，估计到达安全区了，才缓下步来，我对马夫说：“多亏你的马了！今夜我们也别睡了！闯过潼关去吧！”

仓促离开阆底镇后，日寇的炮击越来越厉害，隔河远远仍可看到对岸黑黝黝的夜空下，山峰巨大的身影如同隐伏着的怪兽。敌人炮击的火光在闪烁，炮弹落点仍在阆底镇和它左边一带，我们是骑马在黑暗中前行。

这天夜里，骑马过潼关，天上虽有星星，夜色仍旧浓黑，偶尔能看到萤火虫一闪一闪在四处飘荡。听着炮击，在黄河边古老的道路上行走，感受到的战争气氛特别浓烈。黄河在深夜中，拥着凝重的、沉甸甸的一河黄汤，在苍穹下模模糊糊像巨龙一样蜿蜒着，微微闪着亮光，响着似有似无凄凉呜咽的汨汨水声，能把人引入回忆，引来沉思，引进梦境。

我骑着马在黎明时分到达华阴，但要乘上火车到西安方向去，需在离华阴约40里的桃下站去购票上车。桃下是个小站，火车从东边驶来，因要利用夜色穿过潼关一带，避开炮击（有时也常被日寇炮弹击中），被称为“闯关车”。我仍雇那马夫的白马骑着到桃下，看到外貌破破烂烂的“闯关车”出现在面前，心里不禁兴奋地欢呼着：这下我可以坐火车直到宝鸡了！